

#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猪  
虎  
卡  
些



族家庭实录

D669.1  
S801:1

民族 (1)

# 猪虎卡些

(拉祜族)



苏翠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第三集/高发元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9

ISBN 7-81068-336-5

I .2... II .高 ... III .家庭生活—社会调查—中国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9457 号

**编委会：**

**主 编：高发元**

**副主编：施惟达 邓启耀 卢惠龙 周鸣琦**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启耀 卢惠龙 肖 芒 周鸣琦**

**施惟达 高发元 莫贵阳 戴 抗**

# 总序

## 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

高发元

大约在 110 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文化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一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

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它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26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3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

社会的发展变迁。

##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景颇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

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淹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 目 录

引 言	1
一、 中缅边界的南段村	3
二、 卡些世家	8
1. 拉祜西村寨和“卡”的由来	8
2. 南段村五佛五代	10
3. 卡些世家的阿雅谷	15
4. 李家家神	18
5. 共居大家庭长房	21
6. 侄儿扎娃佛爷	24
7. 母亲娜波李四叶	31
8. 父亲李扎努	33
9. 大儿子扎给	35
三、 卡些大李四娜四波巴	40
1. 童年在白云深处迷失了方向	40
2. 艰辛的生活	41
3. 当上门女婿	42
4. 移民到缅甸南西坝村	45
5. 大李四一家在“文革”期间	46
6. 家中失火	47

7.	当选南段卡些	49
8.	卡些弄大李四	52
9.	卡些大李四的一天	57
10.	大家庭的“哈儿初九”	61
11.	卡些大李四的大家庭	63
12.	卡些大李四与疾患	69
13.	猎虎卡些	72
14.	外出参观与热爱故土的情结	77
四、	卡些大李四家庭的其他成员	80
1.	卡些大李四的妻子	80
2.	大女儿娜四波	83
3.	孙女娜戈	90
4.	三儿子扎倮	94
5.	小儿子老五	95

# 引言



中国的西南边陲，群山连绵，森林茂密。群山之间有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江，名叫澜沧江，澜沧江下游东西两岸居住着一个“猎虎的民族”——素以勤劳勇敢而著称的拉祜族。拉祜族是一个跨境民族，在中国境内有拉祜纳和拉祜西等支系，拉祜纳支系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拉祜西支系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东，相对而言，拉祜西人口较少。两大支系各有方言，操拉祜纳方言的人口占全族人口的80%以上<sup>①</sup>。处于中缅边境的南段村是拉祜西最为集中的地区。我们所要描述的卡些(寨主)李四娜四波巴(为了和村民的惯称一致，以下统称为大李四)的家庭是一个长期以来由4个小家庭、共18个家庭成员组成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大家庭。他们共同协作、相互尊重、团结友爱，祖祖辈辈生活在万山丛林中。他们至今依靠着传统的耕作

<sup>①</sup>常宏恩：《拉祜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9月。

技术辛勤地耕耘，平静地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人的精神愉悦和生老病死问题。在那遥远的山村，浓郁的宗教氛围里，人们祈求神灵的保佑，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平安……

卡些大李四大家庭，在南段拉祜西地区是一个有很高名望的家族。这不仅因为有祖辈良好的社会、家庭背景、大家庭和谐温馨以及乐于助人的人际关系，而且还得益于大李四待人热情正直，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履行着卡些的职责。

# 一、中缅边界的南段村



遥远的南段拉祜  
·西村寨

提起南段村我并不陌生，因为它是我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地方，它是那么让父亲难忘，一讲到南段村，父亲就有十天十夜也讲不完的故事。少年时期，父亲只要有机会就带我进村。我从1993年到现在近10年不停地深入南段村后，胸中也总涌动着浓浓的情思，说不清道不明，也许是因为那一方山、那一方水、那一方人的缘故吧！

历史上南段村是孟连傣族土司的辖地，据说地名的由来是：土司刚到南段村时，看见“南木”的水源地犹如一口水井的水源，他就将该地取名为“南段”。南段村在民间中还被称为“南及里”、“母态卡”。其中，“母态卡”意为被雷击过的村寨。

南段村隶属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糯福乡南段村公所，位于澜沧县的南部，距县城137公里，距糯福乡政

府约60公里,是中缅边境上的一个拉祜村寨。全寨共有57户,98%的村民是拉祜西,它是拉祜西人口最为集中的村寨,民族文化异彩纷呈,从其他地方迁移来的拉祜纳、哈尼族完全被其强大的文化信仰所同化。

南段村地处南段科山半山坡(海拔约1600米)的迎风口处。拉祜族喜欢居住在半山坡上,是因为他们忘不了祖先的训导和古老的传说。“拉祜族为什么居住在山上”的民间故事讲述:拉祜族和傣族原先居住在一起,人口增多了以后,至高无上的厄莎神要傣族和拉祜族的祖先选择马和麂子以确定居住的地点,傣族的祖先选择了马而居住在坝子里,因为马生活在坝子里;拉祜族的祖先选择了灵巧的麂子,放养麂子时麂子跑进森林。因此,厄莎神规定拉祜族居住在山上。<sup>①</sup>

1995年5月前,南段村还没有直达的班车。为了进行田野调查,我先停留在交通较为方便的糯福乡阿里村公所,等候南段村七天一个集市的到来,以便与小商贩的汽车一同前往。两天后在阿里村公所村长的陪同下,我再次来到让我魂牵梦绕的南段山。汽车翻山越岭——翠绿的森林像无边的屏障,毫不留情地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让人迷恋的小鸟在森林中竞相歌唱,一时间把人们的思绪牵到了梦幻般的世界;重峦叠嶂的山脉仿佛在和你捉迷藏,以至我们每次翻山越岭,都以为到了目的地,却还置身在山岭之间。南段村寨一直隐没在森林里,车子到了寨尾,我们才知道进了村寨。温馨而清一色的掌楼房,随着山势起伏,错落有致。村头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神山和佛堂,村尾是禁止砍伐的坟山和驱逐自然灾害的祭坛,东西两边是青翠的自留山。我们到达村寨时,已是中午时分。这一天,天气

<sup>①</sup>卡些大李四讲述。

沉闷炽热、乌云密布，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赶集的人们却丝毫没有受到天气影响，买卖十分热闹。南段村寨、南段村公所和集市连成一片，熙熙攘攘的集市，吸引了许多小商贩进行小百货买卖；缅甸的拉祜族、布朗族跋山涉水到此换取必需的日常用品。大雨中的集市别有一番情趣，雨滴敲打着覆盖在小百货上的油布，声音清脆悦耳。赶集的人们为了避免再次徒步翻山越岭来到这里重复购物，他们要最大限度地购买自己一周所需的食盐、味精、洗衣粉等物品。下午3时，赶集的人们开始零零散散地走上归途，街上一时冷清下来。一个卖小百货的哈尼族朋友告诉我们，在他所接触的民族中，“拉祜族最为诚实、纯朴，从不小偷小摸，从不讨价还价。”雨过天晴，街上的泥土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热气。穿过人群，卡些大李四正忙着给别人搬盐砖，看着他庄重的表情、麻利的动作，我们不愿去打扰他，因为他在帮助有困难的人们。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发现他拥有大海般宽广的胸怀：他不仅热爱本民族的同胞，对外面的汉族、布朗族也一视同仁。难怪村里的人说：“我们的卡些在缅甸同样有威望。”

南段村一年四季气候凉爽。至今，耕地以轮歇地为主，还有少量的雷响田和冷浸田，区域里只适合种一年一季的耐寒、晚熟的老品种。主要的粮食作物有：山地谷、水稻、玉米、洋芋、大豆、小米等。以前村民的家庭经济收入主要依靠饲养出售猪、鸡、牛等家禽，近年来，出售茶叶成了村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因为南段村地理位置特殊，在建国初期便修通了国防公路，公路一年四季畅通无阻。但由于地处边远山

区,除了赶集时有车辆出入外,其他时间没有公交车。另外,这里的村民较为贫困,辛苦劳动一年也没有剩余的收入,无力外出消费,可以看出,公路的畅通并没有使村民经济发生较大的变化。1999年,村民年平均经济收入约200~300元。村子里时常闹饥荒,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一个不成文的共识:缺粮3个月以内的人家不算是缺粮,缺粮3个月以上的才是缺粮户。

南段拉祜西信仰自称为“佛理一给理”的宗教,浓郁的宗教氛围至今依然影响着人们的主体行为。连街上的汉族小店主都说他们在南段村居住了二三十年,从未听说过寨子里的拉祜西在公众领域里吵闹、打架。为此,他们也感到很纳闷:“是什么力量使村民这样团结和睦?”村里人都有热爱故土的思想。只要村寨卫生出现脏、乱的情况,村里的头人就会组织村民打扫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但是由于地处边远山区,信息的闭塞致使社区内生产技术落后。现在村民的山地谷每亩收成依然停留在新中国建立前的亩产130~160斤,人们的耕作技术没有大的提高。村民为此表现出了渴望新技术的心情。乡村医生娜珠说:“这里山好水好,还有半锄深的腐质土,如果你会安排生活,懂得一些技术,粮食会让你吃不完!”老寨会计娜杜说:“这里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土地这么好,随便种上一点苤菜,不去管理也会长得一尺高。”因此,村里只要有一些文化的初中毕业生或脑筋灵活的人都生活得比一般不识字的村民好,这些人有的甚至盖起了两三间房屋。

1995年,村民及村寨的头人为是否能在村子里开小卖部争论不休。以卡些(寨主)为主的人反对在村寨里做买卖,认为这会打破祖先的古规古理,不利于村民

的管理。占有天时地利的南段村民，在“不能黑着良心用一分钱赚两分钱”思想的影响下，没有更多地出售农副产品。只有个别头脑灵活的妇女学着外族做凉粉、米干卖，为此她们的思想和见识有所提高。规模虽小却经济实惠的集市致使南段街子中心有6个土杂店和3个录像室成了村民休闲和购物的好去处。但在集市和南段村寨之间，村民用象征性的竹篱笆和达门<sup>①</sup>把村寨与集市分隔开来，拉祜西认为，这样可以使传统的村寨不受外界的干扰，以便保持寨内的洁净，抵制外界的污秽进入村寨，避免人员的杂乱，家禽瘟疫的传入。

村寨的中心“直嘎科”是村寨宗教节庆的重要场所，其中，象征一对男女的寨神，几经漫漫长夜，犹如一把巨伞呵护着寨内的万物，忠于职守地保卫村民的安宁幸福。佛堂里的几十种宗教道具代表着拉祜西丰富的文化内涵。

夜幕降临，劳作而归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家务。春碓声、牛铃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时而可听见单调的锣声，这是村寨人进贡厄莎神晚饭的声音。我坐在卡些大李四房屋的火塘边，与辛劳一天的人们围着火塘喝烤茶。拉祜族有句俗话：“不喝茶头会痛。”品尝着醉人心扉的烤茶，时光在热烈的交谈中流失，在我们的催促下，村民才纷纷有礼貌地告别。

遥远的山村，有着古朴的民俗风情，那是一片难忘的净土。

<sup>①</sup>达门：南段村拉祜西的寨门，其主要功能用于抵制村外疾患等不好的事物和思想进入村寨，在达门内生活的村民有着共同的行为规范。